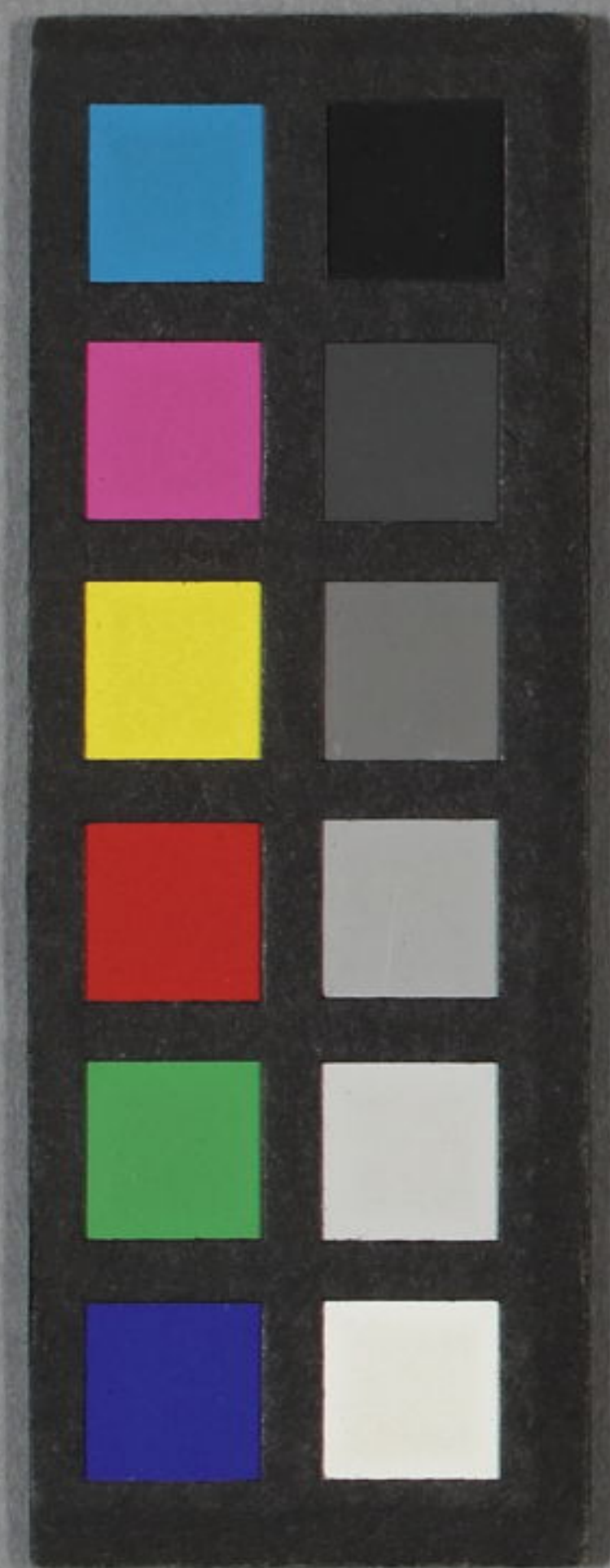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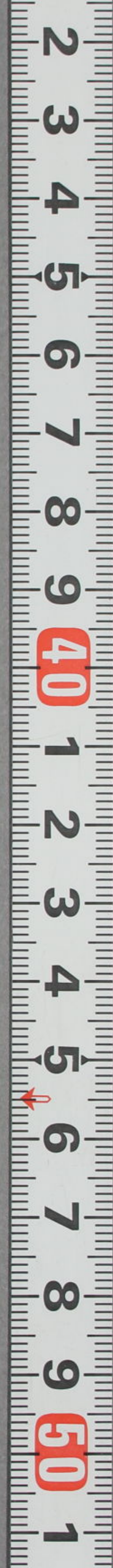




七修類行

事物類



門加³
號
卷 119
16

七修類稿卷四十五

明仁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
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爲要提舉後讀石
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
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
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

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鬪微客許以十金購之不與人具不知也一早攜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緝桶匠過焉沈卽挽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緝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匠告於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

持頭來受賞水府莫辨因以成獄而桶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某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旣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爲位天下爲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與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賁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卽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天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
而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
不賜飲耶祝畢願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
盡無苦自是侍燕卽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
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
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
活子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
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
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卽活御院中
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
食之卽死三日後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
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卽皆醉也據是則蒙汗
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兩枝至梢全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倬爲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讓字士謙善書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爲西湖書院長後爲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薦爲彰德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爲上元教諭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

都御史李公昂題其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倒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卽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不焰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窰燒骰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窖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其故子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莫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傳遠也列子曰搏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聞郡官人當拜侯於湫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躬下頃之乘龍而起遊泳湫而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直逝而

下雨卽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孛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披髮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危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女子甦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特術以強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

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
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
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燭被除不祥一鴈偶爲烟
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
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一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臘二事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末嘉周達觀招
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
一紀焉名曰真臘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

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
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
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
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辨則國宮之對有小石
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
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癩咳
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累無恙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
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小可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
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子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安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尸出陽動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歷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戲與文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凝思久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子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東甌爲筆蘸墨倚肩循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家僮攜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內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

如是深哉後果丙子年中而就知巡按乃鮮文卿也
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
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六十一也
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
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
也二君與子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
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
莫能逃耳若觀高季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懿
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鼓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
城隍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
賓來望也乃驚寤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
髯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
求度黃冠曰貧道無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
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黃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
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強食之乃前去鄭
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約與矣于是

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等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爲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戔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鍍銃而無木銃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語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風今團扇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古步障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猫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
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
田在於地名官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
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矣
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皆
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苟不

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
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
嫂終身不喫飯真爲可笑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
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
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
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具衣遍薦九
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

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棚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冤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咎兩月方出于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古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隨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尙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圓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圓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羣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

事有之矣況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者

書冊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玘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爲闕本落刻傳爲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

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聞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卽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構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聞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

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子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私錄庚巳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爲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

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尙未已也子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鸚鵡在籠見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子嘗疑此爲誕然吾姊夫畜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肯鸚鵡注目聽久觸~~■~~死據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胃腹害人至死而後已

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
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
則服鬱金下之想卽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
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之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葵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
侏都間有曹將軍家久舍一僊自稱宋狀元何魁或
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
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咆

簾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鶯
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書覺遲又
如和宿蓮葉詩云春逗疎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
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
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
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僊意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
於僊僊曰待子探去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
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

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
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
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暖風
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蕉露十分似
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久而動人也
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精也其曰天民
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鬼無疑過
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
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以人
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
之尤爲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
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音開改大剛卯
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
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
尊國姓也兼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
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

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厥役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瘳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

疾曰夔化作夔龍靈爰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俗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重曰大剛卯則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爲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與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脗合邪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前咀和一味之妙在熟曰香不同於香如香有異
之謂也其熟之味于之謂也小香也熟其味之
何則熟與生其味異于熟香則和合其味
香以和之其味其文之異也當知香文香爾不熟
而味則曰大嚼則味香小香也其味則言其為大
今於香出言其味以熟而和之其味不熟則其
味曰熟外其味則其味之異也當知香文香爾不熟

七修類稿卷四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鵝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牆為溝以隔之故曰羊
溝子以今人暗者為陰溝則明者為陽溝矣明白簡
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
上產地草誌書本苗子也而方言謂之鵝宗以其同
鵝烹食至美之故子問之士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

以味香甜也子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兀术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
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
枝又兀术殺卒而妻其妻术有匕首極利臥則枕之
婦取將刺术术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术默然爲
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人
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
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
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
柳獨腳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檣爲顰
婆果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
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
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
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
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

其狀異于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
攢花中拆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
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
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
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
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
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予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
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
于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
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欵勸予勿仕隱去可
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
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
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鵝犬陶冶居民大
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
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
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

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
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
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
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問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
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
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繡麻桌之屬皆不私藏與衆
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
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穀珠璣
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

口授地以耕以穡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
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追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
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
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
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
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
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
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
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慇

歎且曰子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與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子終南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

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聞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尙在終南山也據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益死茂州一寺

傳聞一夕爲水流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
天下昨聞雷郎中某在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
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
特錄以傳好事者

太素派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
善太素脈者診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
診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如忽前室夢
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
室之勝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產泉男林竟淹死之
未踰月四兒左目得奇疾日就臃腫下破其而卽莊
生所謂贅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
兄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土觀之葬且五閱月肌色
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收瘞之又修浮屠法
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果報也有老儒
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前室又豈

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至
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僂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形與氣靡有不沴者
矣天地之沴抱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
大賢多是之子以爲非兒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
沴抱應響答如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
報答如此之速則負冤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
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
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娛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

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
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神於彼
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
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
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
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
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褚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奕棋高

者下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
棋之士過杭尋與之奕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
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
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
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鬚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
音雖釋道諸行駛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別省郡客
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
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多才如此
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子未之信後子姪家有
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蕊數
十家人甚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焉豈非
爲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朵
至死之日正當開際蕊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
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
之花王也歐陽敘其品曰地反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賦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塲土豪世業私鹽
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
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
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凡賊之可通
舟楫處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
集務得賊首秦燔黃良沈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
後已閏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久遣散賊謂船不可
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年四月兵備再
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蓋石原籍

平樂與猛獍爲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月石
聞父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
計也勿許登岸旣而羣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
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
地漁船得脫餘焚溺殆盡而器械俱爲賊取也死者
無算焉賊旣勝遂害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
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朝廷因勅南都守備提
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葵東總三省軍以勦之

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義勇鑄兵器
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往防餘悉領兵戰守每
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
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未隨遣人以抄劫煙
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無操促
其出師則沈酋乘間來降賊迫之乘勝直抵河口與
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
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
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

溺者賊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
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也聞萬知州前以
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爲內應羣賊自疑戰多不
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日久城
得爲計處島爲巢積穀爲本兵至則逃於海解中則
復肆劫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
王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爲禦之不當
已致賊之蔓延今復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
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

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
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
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
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鳩鳥

鳩毒鳥也鷓形大如鷓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
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
有之亦曰如鷓大黑身赤目音如鷓鼓惟食毒蛇并
橡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

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
脫羽人以銀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
酒飲人卽死也所謂鳩酒今以爲鶴頂紅毛非也矢
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卽變爲雄黃今諸書
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擄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
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
事則竊憤有之也至于彼地之險彼國之事風俗之

異時序之乖則宣和較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有于意竊憤或卽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宋家大事錄于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二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被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

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
金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
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蘄州二
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
州二十七日入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
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方二十
六歲十三
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
年四十
七歲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
亶卽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于均州年五

十六歲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僞齊劉豫
召少帝于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
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鵠鰲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
寺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自卽位紹興
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王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
城囚于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爲彼奴射死馬足
之下年六
十歲

雀錫醴泉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于墳庄子弟喜

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餒同糖也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孤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餒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餒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陣死於豆腐關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白酒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

此婦復發教坊司承樂間抄沒吾杭尚書方賓斥賣其產一爐爲丁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監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勛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茶爲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誠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僞者似小有開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自則經

而未死爲李伯昇潘元紹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母墳在盤門至今稱爲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人直舊物也臬藩卿相與之周旋而於銀王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過夜半劫之舍卒聞不于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回次日自

往慰之俄有捧麵而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蓋墮麵者其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攜酒慰之久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卽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也作不知賊曰盜高氏者趙三舍也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染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尙

猶豫恭其家在儲室頗嚴遂乃簡點悍者飾爲馴僧
戒之汝輩往謾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或擒
矣仍使人要於路已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
肩輿往見詭辨自解孫叱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
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
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
劒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書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
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
官進詞云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
呼也寓崧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
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
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芎當歸齊州半夏

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浸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蟪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醢昔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戒於社註祿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蠃殼也其上畫饕餮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蠃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尙憐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